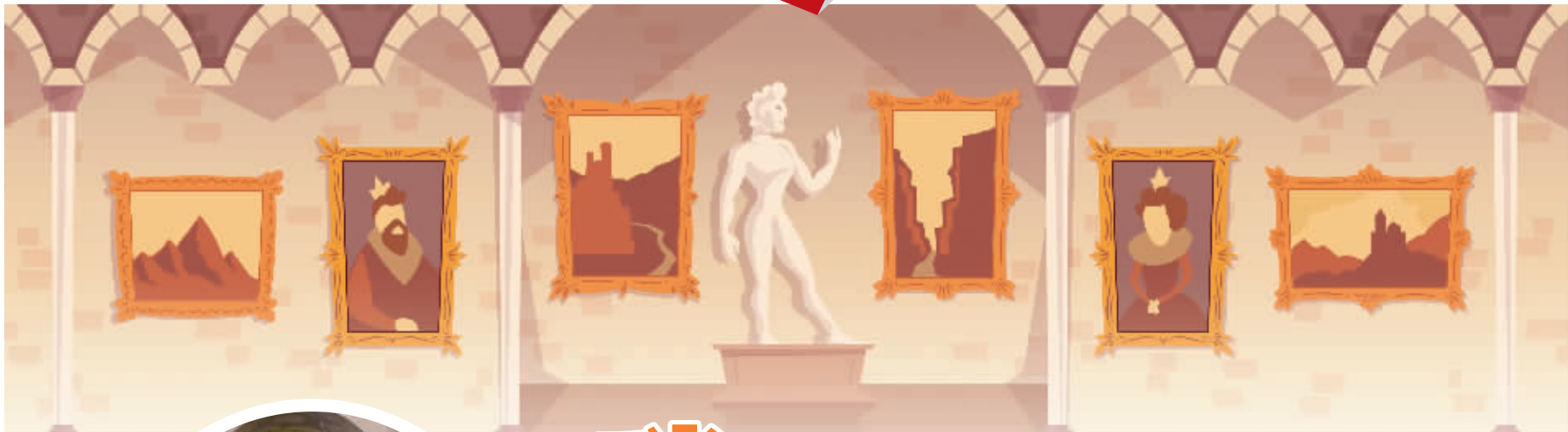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在旧金山Orpheum Theatre等着戏剧开场。

我，一个热爱莎士比亚的湾区码农

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夏日日落很晚，六点半天光仍亮。这是我第四次参加莎士比亚节，自备野餐椅和食物，与散坐草坪的人们一起等待演出开场。

想起七八年前的大学暑假，和同学打车去公园看《仲夏夜之梦》。如今地点身份已变，情怀未变。

1 洛杉矶 爱上莎士比亚

2015年9月，我从宁波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踏足美国。错落有致的楼房、宽敞整洁的马路，阳光炽烈，行人稀少。这里和宁波不同，但也没那么不同。

美国大学大二才需确定专业，但我方向明确——应用数学。灵活的选课制度让我能跨专业选课，甚至添加辅修，得以探索其他领域。专业之外，我最向往的是英语文学课——这份期待始于国际高中的文学课。

在大学，我爱上莎士比亚。文学课有关莎士比亚的内容很难，需要大量阅读原版，我比母语是英语的同学更感吃力，时常研读至深夜。但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直到夏日那场《仲夏夜之梦》的现场表演，我才真正体会到戏剧的张力——它的鲜活来自于每次演出时对对白的全新诠释，阅读时觉得平淡的角色，在舞台上却令人捧腹。莎士比亚对语言的掌控精妙绝伦，许多双关和暗示只有亲耳听到才能领会。

那天草坪略人，风也有些冷，但我感受到的震撼如燃烧的火焰，点燃了我对戏剧的热爱。



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。



哈佛大学新生见面会。



波士顿歌剧院。

2 波士顿 奔赴一场场戏剧之约

2019年8月，我前往哈佛大学攻读数据科学硕士。本科的暑研导师恰好也是哈佛校友，我在请教学业建议之余，也问起戏剧。“波士顿的剧院很多，”他说着，话锋一转，“不过如果你想看莎士比亚的话，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。”

我听完笑了，毕竟导师是英国人，在剑桥读的本科，他对美国人演出莎士比亚水平的评判标准，我心知肚明。

波士顿不负期待。这座高校云集的东海岸文化重镇，剧院密集、风格多样，且交通便利，大多地铁可达，学生价亲民。

开学选课刚定，我就排好了观剧行程——最期待的是《君臣小子小命呜呼》，一部从配角视角重构《哈姆雷特》的戏剧。

当舞台灯光亮起时，我恍若回到了大学本科时的莎士比亚课堂，激动地连夜写观后感发给老师，“如果你也喜欢福克纳的《喧哗与骚动》，”他回信说，“其实福克纳这个书名也出自莎士比亚的《麦克白》。”

那一刻，我在大学毕业时的惆怅突然释然。原以为学习文学的时光只是青春期的昙花一现，此刻却发现它已在我的生命里生根发芽。那些被莎翁诗句触动的战栗、被经典台词击中的瞬间，从未远离，总在某个转角与我重逢。即使读研期间课业繁重、求职压力大，我依然会坐着地铁奔赴一场场戏剧之约。

3 湾区 平淡生活中的不凡时段

研究生毕业后，我先在波士顿工作，后跳槽到旧金山湾区。在科技公司工作，白天与数据代码为伴，闲暇时旅行休憩，生活比学生时代规律许多。虽然湾区常被称为“文化沙漠”，但其实剧院并不少，我仍时常浏览近期剧目，奔赴心仪的演出。

戏剧于我，是一扇通往万千世界的窗。每当帷幕拉开，就能暂时脱离现实，沉浸于两小时的别样人生。工作后的生活日趋平淡，人生轨迹似乎清晰可见。但每次坐在剧场等待灯光暗下时，心中总会涌起久违的期待与欢欣，唤起无数美好的回忆。

我想，趋于平凡又如何？人生如戏，每个人仍要亲自演绎属于自己的篇章。正如《哈姆雷特》所言：“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，我仍自认为是无限空间之王。”

费嫄



在办公室。



2025年夏天，第四十三届莎士比亚节在旧金山湾区库比蒂诺市的纪念公园(Memorial Park)里如期举行。每年7月-8月的几个周末，都会有一场莎士比亚剧作在公园的开放式剧院免费上演。今年上演的是《维罗纳二绅士》。